

上世纪七十年代,我在县委宣传部门做新闻报道工作,有一年采访全县劳动模范表彰大会,看到一位铁路工人的事迹,他十几年如一日,守护着一座铁路桥,让那座铁路桥在他值守之后再也没有发生过行人伤亡的事故。

那座桥就在我们县城边沿,横在一条小河沟上,桥两边的人行道刚刚可以落脚,如果人在桥上,遇到火车过桥,呼啸的火车气流就会造成难以想象的惨祸。

附近乡村的老乡进城赶集和回家,许多人都要经过那座桥。当时那条铁路火车很少,一天里的大多数时候都空着,老乡们可以放心大胆地从人行道甚至在铁轨之间过桥。一旦接近火车经过的时间,桥头上的值守人员就会提前打招呼,让要过桥的老乡在桥头停下,等火车先过桥。

值守人员住的是一间枕木和铁皮搭的小木屋,受表彰的劳模前是巡道工,因为风湿病走路不便,改派到这里接替退休的值守人员,给这个铁路的路况和行车时刻特别熟悉,一天二十四小时,什么时候可以迷糊一阵,什么时候必须全神贯注,他一清二楚,而且绝对负责。

如果事情仅仅如此,这就只是一个优秀铁路员工的故事。是他的妻子,给这个故事带来了传奇色彩。

劳模老家在农村,上有老下有幼,全靠妻子一边干活一边照顾。老人过世,儿女参加工作了,她就到铁路来陪伴腿脚不便的丈夫。那是

通往心灵的桥

陈世旭

一位少数民族大嫂,会武术,一手掷石子的绝活,在这里派上了用场:每当桥对面有人不听警告,要强行过桥,丈夫怎么喊也制止不了,她就掷石子,说掷哪就掷哪——先掷到脚前,不听再掷到腿上,再不听就毫不客气地掷到她想掷的任何位置。对方领教了她的厉害,只好老老实实地退回到安全的地方待着。

可以说,受表彰劳模的光荣,是妻子与他一起创造的。

看完事迹材料,我找到劳模,请他谈谈感想。劳模涨红了脸,上下嘴唇抖了半天,终于什么也没有说出来。

我只好放弃了采访。十几年酷暑严冬,十几年风霜雨雪;一间小木屋,两个相依相伴的老人,满头白发,满脸皱纹;一座小铁桥,来来去去的火车零事故……所有这些,本身已经说明了一切,还需要什么天花乱坠的表白?

那时候,我到县城生活已有将近三年,无数次坐火车从那座桥上经过,却从来没有注意到桥头的那间小木屋,以及住小木屋的两位老人。这让我有种莫名的内疚。

回到单位,我很快写出了长篇通讯,标题《桥头劲松》——那是两位老人的象征,很快就被省报刊发。稿子原是送到工交版的,却刊发在文艺版上。标题后面加了个括弧,里面写着:“短篇小说”。

我有个我们

童孟侯

看看有什么碰巧。这时,我的同学小龚正好有一张自行车票,于是我向他借过来,立刻借给了卢编辑,解决了他的燃眉之急。卢编辑当时说我很快会还你票子的,可是过了整整一年,卢编辑仍然没还我票子,而那边的小龚同学催我要票了,并警告我说“不要弄得大家面子拉下来”。我急得如热锅蚂蚁,这票子不是想弄就能弄到的呀!我妻子说又不是依要自行车票子依要自行车,依夹在里面硬出头做啥?我垂头丧气,想想我好像是出头椽子。

我熟识的一个挥大榔头的冷作工叫薛龙宝,他听说了我的困境,就把他

手头正好有的一张自行车票给了我:你先去还给卢编辑吧,可惜我的这张票是平车票,不是花式车的票子,卢编辑要的是不是花式票?

我问薛龙宝你的票子哪里来的。他说他们冷作车间分到一张自行车票子,他摸彩偶然摸到的。

对我个人来说,这是一个意外的收获:那时候,全国的文学期刊都还没有恢复,报纸上突然出现冠以“短篇小说”的文字,也是一件颇新鲜的事。认真说,那该是我的小说处女作。那座铁路桥头小木屋里的两位老人,让我平生头一次成了“小说作者”。

两年后,我被调进县文化馆,宿舍离那座铁路桥不远。又两年,儿子会走路了。傍晚,我常常牵着他的手,去看夕阳,夕阳下的铁路,铁路上鸣着汽笛、冒着白烟的火车,告诉他,长大了,你会坐着“车车”去很远的地方,不管走到多么远,都要记得,为了人们的远行,有许多人在默默地付出。我曾经想过,等他稍微懂事,就带他去看看那座小桥、小桥头的小木屋、小木屋里的“爷爷奶奶”。遗憾的是,不到这一天,两位老人已经退休回了外省的老家。我们一家不久也迁到了省城。

去年十月,我回了一趟阔别四十三年故地,我住过的那片区域的所有建筑,连同当时的铁路、铁路桥、火车站,没有了一丁点踪影,取而代之的是一大片高大宏阔、富丽堂皇、面积达数万平方的现代车站站房。

我深为振奋。同时不知为什么忽然想:物质成果的大小可以计算,精神成果的影响则无法估量。眼前浮现出那道桥头有着小木屋和两位质朴老人的铁路桥。

那是一道通往心灵的桥,永远也不会消失。

春节的假日,我开始惦记着去小兴安岭林区看一看了。

多少年来,我喜欢到森林里去看林业工人伐木。先前,伐木都是在冬季。天时地利,冬季伐木有诸多的便利,往山下运输原木很方便。先从山顶到山坡下开出一条雪道,浇上水后便成了一条如同凝固了的瀑布一样的冰道,将伐下来的原木从冰道上顺下去,原木就会顺着蜿蜒的冰道一直滑到山脚下。对于那些特别粗大的原木,必须用老牛拖着它从冰道上往下冲。在陡峭的地方,老牛四蹄一动不动,任由冰坡上往下冲。这不知比滑雪运动危险多少倍?后面拖着一根粗大的原木,老牛稍有停顿就会被拖拽的原木撞伤,甚至撞死。非常惊险,如同上演死亡的杂技,真是惊心动魄。

早些年,有不少伐木工人的老家或在山东,或在河北,我单知道,在20世纪六七十年代,要过年了,他们回一趟老家是很麻烦的,先要坐森林小火车去大火车站,再坐上一天一夜的老式蒸汽机车到省城哈尔滨,在那里换车路上回家的漫漫征途。如此的大费周章,有些伐木工人索性就不回去了,再加上冬季是伐木的黄金季节,还能多挣些工钱,干脆就在山里过年。既然是过年,伐木工人照例在窝棚或地窖子的门上贴春联:“深山老林迎新春,团圆喜庆迎福神”。也是要做冰灯的,好给财神引路。山里的冰灯就简单多了,将水桶装上水,放在外面冻,在中间的水还没有冻实的时候,扣过来

倒掉中间的水,一个冰灯就做成了。再把冰灯的外罩染成红色,在冰灯里点上松油火。特别地喜庆,也特别地暖人心。再点上一堆熊熊燃烧的篝火,年味儿充满了野性的美。伐木工人围坐在篝火边,烤野兔、烤山鸡、烤孢子肉,边烤、边吃、边喝酒。有的人在腰间扎上一条红布带儿,或者假扮成女人,围着

去山里过年

阿成

篝火扭秧歌儿。在寂静的山林里,你很难想象传统文化的力量是那样的深入人心,那样的富有活力。在山里伐木工人的窝棚(工棚)里,我也曾和伐木工人抽着旱烟,喝着茶水,吃着冻梨、冻柿子、冻花红,在一起唠嗑。有时候聊着聊着,眼睛变潮湿了。这是思乡的泪、思亲的泪,也是开心的泪水。

按照“沟里人”(山里人)的传统,“工长”被称作“把头”。同我聊天儿的那位老把头,其实他并不老,才40多岁。是长年在酷寒的朔风下劳作,人才显得老了,脸像榆树皮一样记录着沧桑。我问他,在山里过年,你们自己包饺子吃吗?老把头说,老话说,谁家过年不吃顿饺子。除夕的饺子是一定要吃的。又问,是你们自己包吗?他说,当然了。山里没有女人。问老把头,你们吃什么馅的饺子?鹿肉馅儿的,还是野猪肉馅儿的?老把头说,不,是红糖馅儿的。这让我大为吃惊,为什么吃红糖馅儿呢?沟里(山里)可不缺肉啊。老把头说,这是李把头传下来的老规矩了。老把头说的“李把头”,是指清朝的封疆大吏李金镛。当年作为封疆大吏,李金镛在漠北一带奉命勘察边界,当年还有不热热血志士追随李金镛到这里来。可过年为啥要吃红糖馅儿的饺子。老把头也说不清楚。他的解释是,这是山里人留下的规矩。过年吃红糖馅儿的饺

子,不仅甜在心里,红糖还能生热。大小兴安岭古来就是马死人僵的苦寒之地,吃点儿红糖馅儿的饺子,心里舒坦啊。

早年,伐木工人从大年初四就开始干活儿了。这一天顶重要的事,就是拜李把头。这个仪式很简单,在一棵大青杨下搭几块石头,再在大青杨的腰上缠一块红布,然后伐木工人逐个给老把头鞠躬,保佑自己一年平安。之后就开始了当天的伐木作业了。当然,这都是20世纪的事儿了。到了21世纪的今天,早已开始封山育林了。“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冰天雪地也是金山银山”。大小兴安岭得天独厚,同时拥有金山和银山。我在山里,看今日的大小兴安岭,莽莽苍苍漫山遍野的树是那样地挺拔、彪悍、健壮、坚韧、顽强,且绵延千百里而不绝。先前的伐木工人,如今已成为育林员、护林员了。我踏着厚厚的雪缓缓地在森林里走着。是啊,而今的大小兴安岭依然是旅游者的天堂和滑雪者的胜地。先前的木刻楞的窝棚和地窖子还在,今天它们成了旅游者打卡留念的地方。再去地窖子里歇歇脚,喝点儿热茶、咖啡,暖暖身子吃吗?老把头说,老话说,谁家过年不吃顿饺子。除夕的饺子是一定要吃的。又问,是你们自己包吗?他说,当然了。山里没有女人。问老把头,你们吃什么馅的饺子?鹿肉馅儿的,还是野猪肉馅儿的?老把头说,不,是红糖馅儿的。这让我大为吃惊,为什么吃红糖馅儿呢?沟里(山里)可不缺肉啊。老把头说,这是李把头传下来的老规矩了。老把头说的“李把头”,是指清朝的封疆大吏李金镛。当年作为封疆大吏,李金镛在漠北一带奉命勘察边界,当年还有不热热血志士追随李金镛到这里来。可过年为啥要吃红糖馅儿的饺子。老把头也说不清楚。他的解释是,这是山里人留下的规矩。过年吃红糖馅儿的饺

子,不仅甜在心里,红糖还能生热。大小兴安岭古来就是马死人僵的苦寒之地,吃点儿红糖馅儿的饺子,心里舒坦啊。早年,伐木工人从大年初四就开始干活儿了。这一天顶重要的事,就是拜李把头。这个仪式很简单,在一棵大青杨下搭几块石头,再在大青杨的腰上缠一块红布,然后伐木工人逐个给老把头鞠躬,保佑自己一年平安。之后就开始了当天的伐木作业了。当然,这都是20世纪的事儿了。到了21世纪的今天,早已开始封山育林了。“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冰天雪地也是金山银山”。大小兴安岭得天独厚,同时拥有金山和银山。我在山里,看今日的大小兴安岭,莽莽苍苍漫山遍野的树是那样地挺拔、彪悍、健壮、坚韧、顽强,且绵延千百里而不绝。先前的伐木工人,如今已成为育林员、护林员了。我踏着厚厚的雪缓缓地在森林里走着。是啊,而今的大小兴安岭依然是旅游者的天堂和滑雪者的胜地。先前的木刻楞的窝棚和地窖子还在,今天它们成了旅游者打卡留念的地方。再去地窖子里歇歇脚,喝点儿热茶、咖啡,暖暖身子吃吗?老把头说,老话说,谁家过年不吃顿饺子。除夕的饺子是一定要吃的。又问,是你们自己包吗?他说,当然了。山里没有女人。问老把头,你们吃什么馅的饺子?鹿肉馅儿的,还是野猪肉馅儿的?老把头说,不,是红糖馅儿的。这让我大为吃惊,为什么吃红糖馅儿呢?沟里(山里)可不缺肉啊。老把头说,这是李把头传下来的老规矩了。老把头说的“李把头”,是指清朝的封疆大吏李金镛。当年作为封疆大吏,李金镛在漠北一带奉命勘察边界,当年还有不热热血志士追随李金镛到这里来。可过年为啥要吃红糖馅儿的饺子。老把头也说不清楚。他的解释是,这是山里人留下的规矩。过年吃红糖馅儿的饺

下雨天

柴惠琴

一只猫,睡了一整个白天。

它在客厅、书架、一个人的臂弯和肚腹上打呼噜,其间,它咳嗽了五六声。

咳嗽后,它还钻进过一个被窝寻求短暂庇护。

立冬以后,雨还没有下完。

山上的柿子还没有比擦树更红,森林关于颜色的分层还不够清晰,还没有符合我们对冬天的判断标准。

另外,四棵树的雨下到了几只长尾喜鹊的尾羽上。

猫睡醒了之后在房间疯狂跳跃、翻腾。

在被时间遗忘的间隙,猫收拾好行李,准备出门远行。

而他的主人,一个瘦高的青年,刚刚在网上下单,购买了一张飞机票。



蛇肖印

篆刻 孙浩

一元复始

乙巳

篆刻 毛节氏

江苏高邮籍作家汪曾祺撰写了很多关于家乡的美味,在他的作品《茶干》中提及过一种食品,叫董糖,文中说道:“双黄鸭蛋、醉蟹、董糖、连万顺的茶干,凑成四色礼品,馈赠亲友,极为相宜。”此处虽然没有展开,但也是汪老如数家珍的家乡食品。作为汪老的同乡晚辈,也想在首个“非遗版”春节说一说应节的美食——董糖。

秦邮董糖作为高邮的美食代表,是不可或缺或伴手礼。清朝末期高邮诗人韦伯森的《秦邮竹枝词》曰“一包甘美个中藏,说好人多买董糖。除却秦邮别乌有,亲朋馈问每成筐”。尤其每逢春节,拜年礼清单里少不了董糖;早茶晚茶少不了董糖;小孩子的口袋里也少不了董糖。在团圆美满、游子归乡、亲朋欢聚的时候,董糖特有的味道,为春节增添了一份独有的浪漫与甜蜜。

秦邮董糖以块状包装,形小,外有一层白纸包裹,纸上绘有一些图案,另写“秦邮董糖”等字,其主要成分有面粉、芝麻以及麦芽糖等。包装简单、成分也不复杂,但就是凭借着这份手工艺,让秦邮董糖成为高邮人童年记忆中的经典美食,承载了一代代人的回忆,是“小时候的味道”。每每打开董糖的外包装纸,一层白色的粉屑会首先露出来,面对如此

诱惑的美食,捧在手心里却不舍得立刻大块朵颐,更不敢大口喘气,生怕把这层粉屑给“喷”没了。这时候,口腔里分泌的唾液又会出卖你,让你情不自禁伸出舌头舔一口,咂咂味,与此同时,包着糖骨的那层糯米纸也瞬间被沾湿。紧接着,再去咬一口包着48层的糖骨,酥感、甜感、糯感等瞬间将你的味蕾浸透,糖芯沁心。彼时一刻,感觉来了,味道有了,笑颜开了。

春节里一份懂你的“甜”

吴玉萍

作为当地极受欢迎的传统糕点,董糖这项古老的制作技艺已传承600余年。董糖的来历有多种版本,但充满人情味且为大众津津乐道的当属董糖孝母的故事。相传在明朝永乐年间,高邮籍进士董璠因母亲年老乞求归养。董母爱吃甜食,董璠便研制出了一种酥而不粘的糕点,不仅营养丰富,而且还容易消化,其母甚爱。后经乡人传播,成为一种备受推崇的糕点。董氏后人将其发扬光大,取名董糖,该传统美食得以传承。民国期间董氏后人董赞尧为董糖亲笔题写“秦邮董糖”四字。后来历经私改公,董氏后人的糖坊变为

高邮食品厂,秦邮董糖也成为食品厂的拳头产品。十九世纪八九十年代,高邮食品厂一度有十几组车间,每天产量多达数千甚至上万斤。因其独特的制作技艺,2009年6月,秦邮董糖制作技艺被列入第二批江苏省非物质文化遗产代表性项目名录。对于第一批市级非遗代表性传承人邵祥而言,秦邮董糖制作技艺的不断攀升,是他们这一代代传承人的荣光。在他们眼中,董糖不仅是一种美食,更是地方孝母文化、尊崇舐犊的美德彰显,他们的传承有着使命感。

不仅春节,其他节庆或者重大人生庆典,比如元宵节、中秋节以及婚嫁等,董糖都会是首选。秦邮董糖,能够在特殊时候满足人的幸福感,自带一份懂你的“甜”。非物质文化遗产是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璀璨精华,能够更好地满足人类日益增长的精神文化需求。在岁月的长河中,愿我们能带着这一份“甜”感悟生活之味,体悟非遗之美。

十日谈

非遗里的中国年

责编:吴南瑶

在嘉定,徐行草编不是赚钱的工具,而是这片土地上人们生活的烟火气,请看明日本栏。